

當我初婚時，一天晚上，忽然聽到太太在房中大叫救命，聽她的叫聲，驚惶失措，嚇到我膽破，以為發生了什麼意外，連忙衝入房間看過究竟。她一見到我，就好像見到救星一樣，指著牆角，大聲尖叫：「小強呀！小強呀！」原來是一隻會飛的小蟑螂而矣，我真不明白為什麼一隻小小會飛的蟑螂，竟會把我太太嚇破膽，或許是因為這個原故，香港人稱「蟑螂」為「小強」。然而，我回心一想，那小小的蟑螂是嚇到我太太，但我太太的叫聲卻嚇到了我！我就想起馬克吐溫的一句話，蠻有意思：「我是不信有鬼，但我卻是怕鬼。」既然不信有鬼，又何須怕牠呢？「驚怕」這情緒，往往就是這樣不可理喻的。

提到「驚怕」，我就想起一件事。一個星期日的下午，我在教會忙了整天，終於可以回家了，以為可以與家人聚聚，或者一同外出吃晚飯，怎料，回到家裏，空空如也；太太和孩子們不知往那兒去；我本以為他們只是出外，買點東西，很快便回來，誰料由六時等到七時也不見人，連電話也沒有。我內心開始有點驚慌，心中不期然地想到最壞的情況：交通意外？擄劫？於是我便打電話到警局查詢，正要撥電話之際，他們就回來了！我不免向太太發怨言：「究竟你們到了那兒？這麼晚才回來？」太太連忙駁道：「現在才七時，為什麼這麼緊張？」

對！她說得很對！為什麼我這麼緊張。或許這是與我的家庭背景有關，我五歲那年，媽媽帶著我們幾兄弟姊妹來到香港與爸爸團聚，怎料，一天早上，我醒來的時候，媽媽、弟弟、妹妹都不見了，只剩下爸爸、姊姊和我，後來爸爸才告訴我們，媽媽帶著弟妹返回中國了，這次一去卻永不回頭。她返回中國不久，便被公安拘禁，控訴她為地主，進行公審，二星期後她抵受不住就懸樑自盡，剩下了幼小的弟弟和妹妹給人撫養！就這樣，我就突然失去了媽媽，這種分離的恐懼，一直深深印在我心中！

其實，我們這一代的中國人有不少都有類似的經歷。張戎寫過一本名叫「鴻」(The Wild Swan)的書，講述她家中三代女人的故事。這本書不但是二十世紀中國社會與歷史的縮影，更反映了億萬中國人在大動亂和大變遷中的悲劇命運。

作者張戎的姥姥生於1909年。當時中國仍是封建社會，她自幼纏足，十五歲時被利慾薰心的父親獻給軍閥作妾，生活在幽禁的環境中，常常活在恐懼之中。1932年，軍閥病死，她帶著幼小的女兒逃出生天，後來嫁給一個滿族醫生，張戎的母親就這樣在日軍統治下的滿州長大，抗戰之後，國共內戰期間，她開始參加地下活動，冒險為共產黨送情報。她曾經被國民黨當局拘捕，被推到槍決隊

前，與行刑者並排陪殺，可想這恐懼的陰影一直纏在她心裏，後來她獲釋，東北易手，在共產黨新政府的機關裏，遇上了一個滿懷理想的革命幹部，很快便結為夫婦，南下四川，隨著毛澤東的勝利，在共產黨領導下推行史無前例的社會革命。

張戎就是在這樣的環境長大，但文化革命爆發，父母被奪權，被批鬥、拘禁、勞改，受盡折磨，精神和身體都大受創傷。張戎自己當過紅衛兵，又曾經下鄉當赤腳醫生。後來父親死了，文革過後，回城當工人，後被工廠推介入大學，在四川大學攻讀外語，1978年考取留學資格，並在英國York University考獲英國文學的博士學位。

在這書的跋，張戎有這樣的描述：「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八年，我每年回國探望母親，每次我都不勝驚喜地發現：毛澤東統治下生活的主要特徵—恐懼—已戲劇性地消失了。一九八九年春，我從中國南部遊歷到北部，在成都和天安門廣場，我都目睹了示威隊伍，使我深深感動的是：恐懼似乎被忘得一乾二淨，百萬人中居然沒有幾個感到危險迫在眉睫，大多數人在軍隊開槍時都好像大吃一驚，我在倫敦看到開槍殺人時，簡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，恐懼回來了！其實恐懼始終沒有離開中國人的心！」

然而，耶穌卻對我們說：「你們在世上是有苦難，但在我裏面卻有平安！」又說：「五隻麻雀不是賣二銅錢嗎？但在神面前，一隻也不被忘記。就是你們的頭髮也被數過了。不要懼怕，你們比許多麻雀貴重！」